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二十八回 慰病兒片言三合 傷往事一淚雙關

話說石夫人見桂夫人婆媳拜壽敬酒完畢，隨即走至老太太面前剛要跪下，祝母正在歡喜，見石夫人一人走至面前，忽然傷心掉下淚來，連忙止住道：「你且站著。」石夫人含著笑趕忙站在一邊。眾人道：「今兒是老太太的大慶，正該歡喜，怎麼掉起淚來？」祝母將頭搖了一搖，擦擦眼淚對石夫人道：「你且等一等再拜。」隨命人出去請鞠老爺、鬆大老爺、江、鄭兩位老爺、姑老爺、二老爺、夢玉進來說話。聽差的媳婦們立刻到垂花門傳話。不一會，祝筠、夢玉陪著請的幾位老爺進來，先同各位太太們見過禮。石夫人退在一邊。鬆柱道：「姑媽叫姪兒們進來吩咐什麼？」祝母道：「剛才你三妹子過來給我拜生日，我看著他心都傷碎了。我今年七十歲，三個兒子，只有一個孫子。」

你大哥哥今年五十外了，新近才同你結親家，你大嫂子又聘下賈府的姑娘，雖都未過門，到底有媳婦。只可憐你三兄弟是我的小兒子，偏生得這樣的病，我看他是斷不能好的。可憐你三妹子，誰是他的兒子媳婦，同他作個伴兒呢！」祝母說著，淚下如雨道：「雖是你前日說過：『等桂三老爺來做媒，將他的女兒給三兄弟做媳婦，同他做個換門親，他也斷沒有什麼不肯的。就是他不肯，我硬要也要將他的女兒要了來。』只是他不知幾時才來，恐你三兄弟等不上見媳婦的面兒。我這會兒瞧見人人背後都有兒有女有媳婦。只有你三妹子可憐一人，我瞧著很傷心。這會兒請你們進來沒有別的，我有心愛丫頭芳芸、紫簫，生得很端莊能乾，我今兒做主先給你三妹子做個媳婦，就叫夢玉這會兒拜過堂，叫你三兄弟也略略安慰，將來桂家的過來仍居第一。你三妹子也好帶著兩個媳婦給我拜壽。因為鞠老爺是我家的世誼好友，你們三位是我家至親，所以請進來商量商量，可還使得不得？」鞠冷齋們一齊說道：「老太太所辦是極。今日是老太太的大慶吉日，可謂福祿壽喜四者畢全，竟是這樣辦罷。」祝母聽了轉悲為喜，就派幾個體面有兒女的家人媳婦過去扶著芳芸、紫簫拜堂。說道：「且成了禮，再去開臉罷。」這幾個媳婦們都歡歡喜喜的過來扶新人拜堂。

且說芳芸、紫簫因今兒是老太太的正日，兩個人都極意妝扮了個體面。雖是他們心裡俱有這個姻緣的主意，再也不想這好夢就在今日。方才正是一團高興，同眾姑娘們等著磕頭，只聽見老太太說到他們身上，就像青天裡打了一個大霹靂，兩個人的心幾陣亂跳，耳朵裡不住的亂響，以後老太太說些什麼話他們一句也聽不見，兩張臉都臊的通紅，跑又不是，站又不是。海珠們走過來給他兩個遮著。秋瑞在他們耳邊輕輕說道：

「恭喜！站穩著些兒，別栽倒了叫人笑話。」桂夫人趕忙差人去取鳳冠、蟒襖、霞披、玉帶。眾位太太、小姐個個都替他們歡喜。鬆大老爺們甚贊老太太的仁慈厚德。此時各家夫人、命婦以及滿堂親友、太太、奶奶好不敬服。

鞠冷齋笑道：「年伯母將姪兒的兩個女學生都配了佳婿，將來姪孫女兒也要求奶奶疼他，替他想個合式的郎君才好呢。」

祝母笑道：「我本來有個主意，且過這幾天請鞠老爺、鞠太太商議。」鞠冷齋道：「年伯母的尊意是怎樣的，何妨就請吩咐，想來老人家的主意是不錯的。」鬆柱道：「姑媽不妨說說，等鞠大哥同鞠大嫂子去商量呢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我看見姪孫女兒是鞠老爺、鞠太太的性命，一天兒也離不開的。我原打諒著要給魁兒做媒，秋姑娘的年紀忒大。一時也難得著合式的佳婿，我又很疼他，兩三天不見他就惦記的什麼似的；在鞠老爺、鞠太太呢，又是心坎兒上的一塊兒肉，我因此想出一個不知進退的主意來。我的意思，要將鞠太太搬到咱們家來，就住在蕉雨山房，我將夢玉給鞠老爺做個養老女婿。」鞠冷齋不等祝母說完，趕忙深深一揖道：「姪兒久有此心，只是不好啟齒。況且夢玉是姪兒的得意門生，如果蒙年伯母的慈愛，不棄寒門，姪兒願遵慈命。」鄭、江兩位老爺笑道：「少不了我兩個作冰人。」鞠冷齋笑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，既承年伯母慈愛，實在令人感極。但是姪兒要一點子陪嫁也是沒有的，只有幾本破書，要留著自讀。若不辦點妝奩，姪兒臉上又害臊。依我的主意，求年伯母的慈愛，何不今兒帶著就拜了堂！在姪兒又完結一件心事。還有一個道理，橫豎大哥的媳婦尚未過門，今兒權且叫他署著大房的孫媳婦，也好給奶奶上壽。」鞠冷齋一夕話，將個祝母說的大樂，眾位老爺都說：「甚是。」祝母命丫頭過去請鞠太太同二太太們過來說話。此時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都擠在東邊屋裡給芳芸、紫簫在那裡妝扮，秋瑞也在那兒幫著穿蟒襖，因此老太太們說話全不知道。鞠太太同桂夫人們聽見老太太來叫，趕忙走了過來。祝母將秋瑞的話對桂夫人說了。鞠冷齋也對鞠太太說了一遍，鞠太太十分歡喜感激。桂夫人命金鳳去取海珠的鳳冠、玉帶、蟒披等件來，便同鞠太太走到東屋裡。

秋瑞正在那裡手忙腳亂的幫忙，只見鞠太太笑嘻嘻的將秋瑞叫到面前，對他說嫁夢玉的說話。這秋瑞立刻死了四次。怎麼死了四次？驟然聽見嫁夢玉，出於意外，直驚死了；當著眾人聞此好音，無處躲避，要臊死了；數年難以有望之事，忽然而得，實歡喜死了；立刻就去拜堂，又心跳死了。站在鞠太太面前，兩隻小腳就像釘在地下的一動也不能。桂夫人叫海珠們替他妝扮，眾位太太、姑娘、奶奶們都大歡喜，七手八腳的立刻將他妝扮起來。

芳芸、紫簫此刻已心滿意足，也說不出那心中的得意，不一會，秋瑞也妝束停當。此時內外皆知三老爺、三太太有了媳婦。祝筠吩咐瑞寧班的後場奏起鼓樂，眾媳婦們扶著三位新人簇擁至中間站住。眾人遍找不見夢玉，這些丫頭、嫂子們四下去找，有的瞧見大爺到海棠院去了，這幾個嫂子們如飛到海棠院來。

且說夢玉方才聽見老太太說到芳芸們的事，他就想起昨夜同素蘭的事來，又歎又悲，心如刀割。趁著空兒跑到自己院裡，走進掌珠的外間，躺在炕上，抱著一個大紅盤靠枕嗚嗚咽咽的哭了一會，只聽見王家的、杜家的、楊家的一路問進來道：

「大爺在屋裡嗎？」小丫頭答道：「在西大奶奶屋裡。」王家的們趕著跑進來，見他躺在炕上，三個人一面走著笑道：「別裝腔兒了，沒有說給你的時候，到他們屋裡鬼鬼祟祟的一刻也難離，這會兒正經叫你去拜堂，你又裝著害臊躲在這兒。」

何苦來呢！叫咱們四下裡去找。」三個人坐在炕沿兒上拉他起來。王家的將手在他的下體一按，笑道：「都是為他鬧事，叫咱們跑了多少冤道兒！」夢玉將身子一扭，不覺「嘖嘖」的笑將起來。杜家的道：「快叫小丫頭去舀水來擦擦臉，別叫老太太動氣。」王家的叫丫頭趕忙去舀水。夢玉坐起來，看見楊家的抱著一隻腳，在那兒解帶子，說道：「我最怕穿新鞋，今兒早上疼了一早上。」杜家的道：「誰叫你將鞋樣兒又修掉一線兒呢，纏小了幹什麼？」夢玉道：「楊嫂子，我替你將那只也放放。」不等他回答，將楊家的那只腳抱在懷裡，不由分說，將那不滿四寸的大紅圈金弓鞋脫下，又一路混拉，將裏腳解開一半。楊嫂子又笑又急，不住口的祖宗、老子的混叫。王嫂子、杜嫂子笑的腰彎背曲，不能住口。小丫頭端了水來，嫂子們連忙將手巾替他擦了臉，同杜嫂子兩個拉著飛跑去了。

景福堂正是鼓樂喧天，三位新人剛才站定，此時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又陸續到了好些。夢玉來到廳上，瞧見一溜兒站著三位新人，他倒嚇了一跳，不知那個是誰，只得走過去，四個人並肩站立。班子裡伺候著，賓相喝禮，夢玉恭恭敬敬四雙八拜。拜完之後，請過海珠姐妹來，五個人站在一邊，夢玉對面，夫妻六人交拜。將個祝母真歡喜的嘴都合不攏。夢玉們交拜之後，六個人請老太太坐下，一齊磕頭。拜過二老爺、桂夫人，另拜了石夫人。接著梅姑老爺、姑太太、鬆大老爺們道喜。修雲姑嫂見禮，梅大爺拜了哥姐，又是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道喜。拜完之後，祝母吩咐芳芸、紫簫、夢玉三個人請石夫人坐下受媳婦拜見。祝母瞧著又悲又喜。拜完之後，請過鞠老爺、鞠太太坐下，夢玉同秋瑞拜見丈人、丈母。夢玉才知這是秋瑞，又不知道是怎樣添上的，真真喜出望外。心中想的大樂就忘了，不住的磕頭，也不知磕了多少，秋瑞也只得跟著拜個不止，引的老太太同眾人俱哄堂大笑。夢玉覺著不好意思，才站起來。梅秋琴笑道：「我春天來做丈母還是兩個女兒呢，夢玉也沒有磕上這些頭，這會兒還得磕些還我才得。」老太太們又哈哈大笑。眾位老爺們也有往承瑛堂去道喜。此時祝露很歡喜之至，同鞠冷齋做了親家，彼引道喜，坐談一會，相辭出去。

這會兒，正是拜生日的親友、官長陸續而來，祝筠一人在外面回禮那裡忙得過來！裡面的太太們也來的很多。祝母怕繁，趕忙

命夢玉帶著三個新媳婦去拜過三叔叔，好出去幫著二叔叔回禮。夢玉答應，領著秋瑞、芳芸、紫簫趕忙到承瑛堂給三叔磕頭受禮。祝禧極，笑道：「再想不到今兒我也有了兩個媳婦，連秋姑娘也做了咱們家的媳婦，真是一件樂事。你們去跟著婆婆們照應客人罷。」夢玉答應，辭了出來，走到院門口，笑問秋瑞道：「秋姐姐，你如今是客不是客？何苦來呢！」

昨兒晚上發個標，好好的叫我哭一場，你這會兒為什麼不使個性兒家去罷？」秋瑞笑道：「誰知道上了老太太的當。我倒有句話說，今兒你好好的在外面幫著二叔叔陪客，不許東跑西走的。若是走到別處去，叫我知道我就合你不依。」夢玉笑道：

「也沒有見才拜堂的新媳婦就管男人。」秋瑞笑著啐了他一口。芳芸、紫簫也忍不住的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夢玉越發好了，那裡學的油嘴滑舌，什麼老婆男人的混說。」紫簫道：「你去罷。二叔叔這會兒忙不過來呢，你少在這兒開心罷。」夢玉笑著正要先走，只見周惠家的同著來順的媳婦、小金映的媳婦三個人笑嘻嘻的走來說道：「老太太吩咐三太太，已經拜過生日，敬過酒，吩咐三位新奶奶且不用出去，派咱們三個人來伺候著到介壽堂去開過臉，換了吉服，再出去照應陪客。又吩咐內外眾人，稱鞠姑娘是蔭玉堂大奶奶。」周嫂子一面說著，不覺已到介壽堂的院子。只見金鳳急忙忙跑了過來說道：「老太太到富春閣去，已派定二太太帶著兩位大奶奶在景福堂，三太太帶著兩位大奶奶在秋水堂，叫蔭玉堂大奶奶同二姑娘、鄭姑娘、江姑娘跟著老太太在富春閣，姑太太、鞠太太在怡安堂。」

客人都來滿了，吩咐開了臉快去。」周家的道：「也要叫人來得及。」夢玉笑道：「依我說竟不用費事，只要先將眉毛攪了開開鬢，餘下的留著慢慢的再開。倒是秋姐姐嘴上的幾根鬍子，替他去去掉。」眾人聽了，都「嘆嗷」的笑起來。秋瑞笑罵道：

「夢玉，你今兒仔嗎只同我過不去？」說著，走過來拉他。夢玉笑著，飛跑的去。小金映笑道：「戴著鳳冠攆姑爺，這倒是頭一磨兒瞧見。」眾人都一齊大笑。

進了介壽堂，金鳳拉著芳芸、紫簫道：「兩位姐姐前世是怎麼修來的，有這樣福氣？我們從今兒起要改口叫大奶奶了。」

芳芸、紫簫道：「妹妹，你怎麼說起這話來？咱們是怎麼樣的姐妹！也不能夠就將妹妹們撇掉了，橫豎姐妹們誰也丟不掉誰。秋姐姐正約定明日到六如閣拜姐妹，誰知老太太的恩典，今兒就這樣一辦，真是叫我們三個人就是做夢也夢不到的事。」

金鳳笑道：「總是姐姐們的福氣，咱們那裡趕得上呢！」周嫂子笑道：「依我說，都不要謙虛，倒是開了臉，趕緊去照應的為是。」秋瑞們在介壽堂開臉之事暫且慢表。且說夢玉跑到外面，正是一陣一陣來客的時候。祝筠在恩錫堂回拜。夢玉剛走了出來，正遇著一大堆的客人進來，他就趕忙邀住，都到崇善堂去回謝。又來好些在敬本堂等著拜壽。叔姪兩個這一天早上至少也磕了三四千頭。祝筠去各處照應吃麵，派夢玉在茶廳上接待來客，直鬧到晌午客人來齊。各處面完之後，都開了戲。

夢玉在四處照應張羅，滿身是汗。鞠冷齋瞧見說道：「你不用照應，今兒來的客都知道是照應不過來的。我方才對你二叔叔說過，盡托各家至親本家做主人待客。他也到意園裡歇息吃麵去了。你去歇歇罷。」夢玉心中甚喜，連聲答應，也就脫身下去。走進垂花門不走甬道，就著西廊下，一直繞到景福堂夾道進去。先到海棠院瞧了瞧，只有兩個老媽兒看著院門，餘下的都在外邊伺候。折轉身出來，四處一望，今兒比昨日來的人更添了幾倍。見東邊聽事房前，站著一堆人在那兒指手畫腳，不知說些什麼，內中有一個看去像紫簫，忙走過去，原來是江蘋、芍藥同幾個嫂子們對那些跟來的姑娘、嫂子們說話呢。

江蘋瞧見夢玉，說道：「大爺來的正好，請他拿個主意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我有什麼主意？」王貴家的同江蘋說道：「怡安堂的三个金爵杯被人偷去了；介壽堂不見了三個滿繡花的椅披同那一尊滿紅昌化石的大羅漢；如是園竹香梧影山房多寶廚上，不見了一個羊脂玉東方朔，又打碎了一個霽紅盤子；北院裡翠鳳姑娘屋裡，不見了一枝銀簪子、一隻鑲金的風藤鐲子、一塊挑花汗巾。還不知那裡不見些東西。剛才都到垂花門去報查大奶奶同槐大奶奶，他們兩位倒說的好笑：『誰叫你們不小心照應！今兒跟來的姑娘、嫂子、老媽們有六七百人，問誰去要呢？在什麼地方不見的，就叫派在那兒的賠。』怡安堂是我同芍藥姐姐管陳設，介壽堂今兒是三多、吉祥兩個，竹香梧影山房是繡花處的廖嫂子一個，只有翠鳳姐姐屋裡沒有人，他關著房門，誰開了進去硬拿了的去！大爺，你想這事怎麼辦，這不是活要急死人嗎？不知是誰家跟出這樣不要臉的賊老婆來！這樣的賊媳婦、賊娘子、賊蹄子，帶他出來打嘴現世的丟人！」江蘋只顧混罵，芍藥同這些嫂子們都呆呆的想不出主意。夢玉道：「我倒有個絕妙的主意，又省力又安靜，又不張揚。」江蘋忙問道：「是一個什麼主意？」夢玉笑道：「依我的意思，竟叫他們拿了去就完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都「嘆嗷」的笑起來。芍藥道：「咱們賠金杯子倒還有限，王嫂子同大金嫂子是這裡的該班，自然少不了他們，一股兒的四個人，每人拿出幾十兩銀子也罷了。倒是三多、吉祥他兩個真要急死。那一尊羅漢是老太太最心愛的，拿個什麼賠？還有廖嫂子的羊脂玉東方朔，他一個兒賠得起嗎？翠鳳的那點子東西，算不了什麼。」

王嫂子道：「我瞧著他兩個今日要急出人命來！」夢玉聽了，倒嚇一跳，說道：「你們都不用亂，我真有個主意。」

用手指道：「這件事總在他們幾個人身上。」站著跟太太、奶奶、姑娘的那些姑娘、嫂子們都面紅面脹的說道：「大爺怎麼說在咱們身上？這個樣兒倒像是咱們這幾個人偷的，就說的咱們這樣不要臉，跟著主子出來丟人！」內中有汪太太身邊的姑娘彩鳳，也有十八九歲的年紀，長的很有幾分姿色，向來同夢玉最相得。這會兒急的眼淚汪汪哭起來，說道：「夢玉，你越發好了，將咱們也當做賊！」夢玉見他臊的哭起來，趕忙過去拉住他，說道：「姐姐，我並沒有說你們是賊，我還有下文沒有說出來，你就著了急。我先給姐姐陪個禮！」說著，抱著彩鳳的腿跪了下去，眾人又都笑起來。彩鳳道：「冤人做賊也是你，替人陪不是又是你，真悞死了人！老祖宗，你請起來，叫人瞧著像個什麼樣兒。」夢玉笑著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們聽我的下文。這件事非得要彩鳳姐同在地兒的姐姐、嫂子們去辦，也沒有別的辦法。那拿去的人不過歡喜那羅漢紅的有趣，拿去玩玩；那三個金爵杯，也不過看著黃亮亮的，拿去喝了酒兒。」

這都是常事，也算不了什麼偷。這會兒咱們硬嚷著說他們偷去了，那拿去的人，他要拿出來，臉上覺著害臊，是斷不肯拿出來的。咱們這會兒沒有別的，只有拿東西同他們去換。我將手上這雙紫金鐲子交給彩鳳姐帶著去訪問訪問，是誰歡喜拿去的，先將這雙鐲子換了羅漢回來。設或有人知道點影兒來通個信兒，我送他一隻金鐲子。千急別混冤人，這可不是玩的，只要私下去悄悄的問題人就是了。若是喊著去問，別說是誰，就是我也斷不肯承認的。」說著，將一雙鐲子取下來，遞給彩鳳說道：「拜托，拜托！」彩鳳道：「我這肉皮兒沒有沾過金器，又沒有帶著瓶抽子，你交給別人罷。這件事我替你去細訪出這賊養漢老婆來，我活撕了這賊蹄子，還要拿東西去給他換呢！你倒是照會垂花門的人，凡是外來的老媽、嫂子、姑娘們，一個也別放出去，我自有道理。你快去知會！」夢玉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將這雙鐲子收著，別叫我臉上下不來。你向來是怎麼個兒待我的。」說著，將他的手拉過來，一隻手替他套上一隻。

差人到垂花門去照會。

轉身到介壽堂來，見吉祥、三多急的面皆變色，也同著幾個嫂子、姑娘們在那裡紛紛議論。夢玉走到面前，當著眾人響響的將托彩鳳去找的說話說了一遍。三多道：「彩鳳姐替咱們找出來了，他真是我的親媽！」夢玉道：「兩個姐姐不用著急，橫豎總在我身上，還你們東西就完了。」吉祥們才略略放了一放心。三多道：「你們的新奶奶才過去了一位，我們讓他進來坐坐，他連鼻子裡的氣兒也不轉一聲兒，扭著嘴兒笑了笑，趕忙就跑去，倒像誰要拉著他借三兩五兩呢！今日才得了意就瞧不起咱們窮朋友，再隔兩天更不用說了，眼睛裡早瞧不見咱們！」夢玉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說的是誰？我又不知道。」三多道：「是新任承瑛堂的西大奶奶。」夢玉笑道：「紫姑姑再不是這樣的人，想是他有事，沒有空兒同姐姐們說話也是有的。總是我的不是，我給姐姐打個千兒陪個禮罷。」說著，趕忙給三多、吉祥打了兩個千兒，引的眾人大笑，說道：「明兒再娶幾位大奶奶來，大爺一天還不夠替人家陪不是呢！」夢玉笑道：「我去瞧瞧紫姑姑來。」說著，轉身就往承瑛堂來。到了院裡，見秋雁在卷棚下涼榻上，手中拿著把長穗子的芭蕉扇，仰面歪著身子靠在窗檻兒上打盹兒，四面靜悄悄的並無一人。

夢玉輕輕的走到面前，將舌尖兒在他香口上的胭脂舐了一舐。

秋雁驚醒，見是夢玉，抿著嘴兒笑嘻嘻的拉他坐下，輕輕的問道：「你是來瞧紫丫頭的嗎？」夢玉點點頭。秋雁道：「他方才伺候老爺吃過參湯，又吃了點子飯，站著說了一會的話。等著老爺睡下，他到屋裡歇歇去。開了臉，越發出脫的像個美人兒似的。承瑛堂的人你倒得了兩個。」夢玉笑道：「你也會中人。」秋雁笑著將頭搖搖。夢玉見有兩個嫂子們走進院來，起身對著秋雁道：「我去瞧瞧紫姐姐。」秋雁點頭。夢玉下了台階，轉入東院到紫簫屋裡，見紫簫坐在中間屋裡炕上，拿著手鏡細細對照，鶯兒站在旁邊。夢玉道：「姐姐，你進來做什麼？」紫簫道：「我回來打發三叔叔吃飯，等著睡下我才過來歇歇。秋水堂有媽媽同芳姐姐照應著，我略坐坐再去。」夢玉道：「老太太的壽麵，我還一根兒也摸不著吃。」紫簫驚道：「你還沒有吃麵嗎？」夢玉道：「我隨著老爺盡剩磕頭，那裡還有吃東西的空兒？這會兒老爺也乏了，到意園去吃麵，我才偷空兒進來。」紫簫道：「不用多說，叫鶯兒快去對顏嫂子說，大爺沒有吃麵，叫他趕著下兩碗蟹面來罷。揀著大爺喜歡的熱炒兒要四個。再到咱們小茶房裡對陳嫂子說，要壺酒，就拿到我屋裡來。」鶯兒答應，才要轉身，紫簫笑道：

「鶯兒連點規矩也不知道，見大爺也不磕個頭。」鶯兒笑著趕忙磕頭。夢玉笑道：「你是陪嫁丫頭，以後要叫我姑爺才是。」紫簫笑道：「鶯兒快去罷。」鶯兒站起身來，飛跑出去。紫簫道：「丫頭們面前，別同他瘋瘋傻傻的，引的他們沒規沒矩的不像個樣兒。你瞧瞧我這眉毛，他們說有些兒高低。」

夢玉捧著他的臉，左瞧右瞧說道：「別要聽他們的瞎話，好好的有什麼高低呢！你倒越標緻了。」紫簫笑道：「芳姐姐比我還要好呢！」夢玉道：「姐姐，我今兒到你屋裡來。」紫簫道：「我手上的刀傷還沒有好，你到芳姐姐屋裡罷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我等姐姐手上幾時好，我幾時來。」紫簫笑道：「來不來都沒什麼要緊，我要嫁你為的是終身得個有情丈夫，不枉了嫁夫一世，並不為枕席之愛。我今兒蒙老太太的恩典配你為妻，我已是心滿意足。只要同你有過一宵之愛，我將來死了也是瞑目的。」夢玉聽著，想起昨夜的心事，就止不住兩淚交流，十分傷感。紫簫只道是為他說了幾句傷心話，他是個多情的人，所以動了傷感。倒覺得動了多少恩情，心中甚為疼惜，趕忙將他摟著，臉貼臉的說道：「好兄弟，我不過這麼瞎說，你也值得鼻涕眼淚的哭起來！快好好的，明日晚上到我屋裡來。」夢玉點點頭。

正在說話，見鶯兒同打雜的老媽兒端了面菜來。就擺在炕桌上，設了兩副杯筷，斟上酒，兩個人對坐飲酒吃麵。正吃得十分高興，聽見外面有人問道：「大爺在這兒沒有？」不知問的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